



TENDER IS THE NIGHT

夜色温柔

我就在你身旁！夜色如此温柔……
可惜周围不见光亮，
只有一线微光来自天上，
随着轻风穿过幽暗朦胧的树丛和布满青苔的曲径。
——《夜莺颂》

[美国] F. S. 菲茨杰拉德 著 方华文 译

F. S. Fitzgerald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187

〔美国〕E. S. 菲茨杰拉德 著
方华文 译

夜色温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色温柔: 汉英对照 / (美) F. S. 菲茨杰拉德 (F. S. Fitzgerald) 著;
方华文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7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书名原文: Tender is the Night
ISBN 978-7-5447-7714-8

I. ①夜… II. ①F… ②方… III. ①英语-汉语-
对照读物 ②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75829 号

夜色温柔 [美国] F. S. 菲茨杰拉德 / 著 方华文 / 译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张艳华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校 对 刘文硕
责任印制 贺 伟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10-85376701
排 版 灵动视线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41.5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714-8
定 价 5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10-85376178

我就在你身旁！夜色如此温柔……

可惜周围不见光亮，

只有一线微光来自天上，

随着轻风穿过幽暗朦胧的树丛和布满青苔的曲径。

——《夜莺颂》^①

^① 《夜莺颂》的作者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

译者序

菲茨杰拉德（1896—1940）是美国著名作家，他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曾经震撼了世界文坛，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菲茨杰拉德小时候就喜欢文学，试写过剧本。1913年，他就读普林斯顿大学，在校期间醉心于文学，对自己所学的科目并不上心，常常缺课，好几门课程的考试都不及格，对此，任课老师颇有微词。对于文学创作他情有独钟，参加了学校的文学团体，创作了喜剧《邪恶之眼》。在校方的眼里，他是个不务正业的“竖子”，所以尽管他的《邪恶之眼》由学生剧团在美国各地巡回演出，校方也不允许他参演，以示警诫。1917年春，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报名参军，打算为国效力，谁知未等他上战场杀敌，战争便结束了，他的报国情怀化为空梦。

1920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人间天堂》，一炮打响。此后，他又接连出版了长篇小说《漂亮冤家》、《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特别是后两部小说的出版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非但在美国走红一时，也成为世界各国脍炙人口的小说。因为它们反映了战后青年一代的迷茫，揭示了普遍存在于人们心底的困惑。此外，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爵士时代的故事》《所有悲伤的年轻人》以及散文集《崩溃》等。

菲茨杰拉德成名后仍笔耕不辍，但可惜他的妻子并不是所谓的“贤内助”，而是一个挥霍无度、心胸狭窄的人，非但不欣赏他的成功，反而有些嫉妒，久而久之竟因心胸狭窄精神失常。妻子患病，家里经济拮据，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他走投无路，只好“闯荡”好莱坞，写一些文学价值不大的剧本赚钱贴补家用。家庭的不幸使他

几乎无法创作，精神濒于崩溃，终日酗酒。1940年12月21日，他猝发心脏病，死于洛杉矶，时年仅四十四岁。其实，他去世之前家中已一贫如洗，于是他留下遗嘱要求举办“最便宜的葬礼”。妻子虽然给他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但他永远忘不了婚前他追求她的热情以及山盟海誓，忘不了二人在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因而他在遗嘱里还要求在他们合葬墓的墓碑上镌刻《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最后一段话：“我们奋力向前，但无异于逆水行舟，最终又回到了往昔岁月。”

菲茨杰拉德离开了人世，但是他的作品却如青山常在，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激起了情感的波澜，使得人们对他久久难以忘怀，或者说永铭不忘。1996年，他一百周年诞辰时，美国文学界为他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在全美国乃至全世界又一次掀起了“菲茨杰拉德热”。意大利等国家也举办活动，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文学奇才。

海明威是菲茨杰拉德的好友，也是他的崇拜者，说他是世界文坛上不可多得的人才。两个人在巴黎漂泊的时候朝夕相处，留下了许多佳话。^①我国著名作家张爱玲对他更是青睐有加，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菲茨杰拉德是我最推崇的美国作家，他是个天才，写作技巧高超，他的作品有强烈的时代特性，叙述清晰，文风优雅，词句多姿多彩。”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之所以令人难忘，主要因为他的每部作品都很“特别”，非但写作风格与众不同，书中的每个人物也都很“特别”，个个都有自己的思想世界，人人都有自己独具一格的“情怀”，表现出强烈的“对比感”和“冲突感”（在人类的世界中，实际情况无不如此！）。在他的作品里，处处可见他面对现实时所表现出的犹豫和彷徨，看得出他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和赞美，还看得出他面对社会的阴暗面以及人性中邪恶的一面时心里所产生的憎恶以及沉痛的反思。

斯人已逝，但他的呐喊犹如警钟，在我们的耳畔一声声鸣响……

^① 二人亲密无间的关系在海明威的传记性小说《流动的盛宴》里有精彩的描述。

目 录

译者序·····	1
第一篇·····	1
第二篇·····	117
第三篇·····	246

第一篇

第一章

在风光旖旎的法国里维埃拉^①海岸上，在大约位于马赛^②与意大利边境的正中间，有一座高大气派、玫瑰色的旅馆。挺拔的棕榈树为富丽堂皇的旅馆遮出一片阴凉，旅馆门前有一小片沙滩，亮得有点刺眼。近来，这里成了名流显贵的避暑胜地。十年前，英国房客在四月间去了北方，旅馆几乎可以说是人去楼空。如今，旅馆附近冒出了许多平房。不过，本故事开始的时候，周围也只有十几幢旧别墅，它们的圆顶破败得就像高斯外乡人旅馆与五英里开外的戛纳^③之间那片茂密的松树林中的睡莲。

这家旅馆与它门前那片亮棕色跪毯一般的沙滩浑然一体。清晨，远处戛纳的城市轮廓、粉红与浅黄相间的古老城堡以及法意边界那绛紫色的阿尔卑斯山倒映在水面上，在清澈的浅水里随着海生植物摇曳出的涟漪和细浪微微颤抖着。还不到八点钟，就见一个男子身穿蓝色浴衣跑到了沙滩上，先把清凉的海水撩泼在身上，嘴里哼唧唧唧，大口喘着粗气，随后下水胡乱游了一阵。他离去后，沙滩与海湾又安静了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远处的海面上商船缓缓西行；餐厅侍者在旅馆的院子里大声说话；松树上的露水已经消失。又过了一个小时，摩尔人^④居住过的那片丘陵地带蜿蜒的公路上才有汽车喇

① 里维埃拉是地中海沿岸区域，包括意大利的波嫩泰、勒万特和法国的蓝岸地区。

② 法国第二大城市。

③ 位于里维埃拉，是地中海沿岸风光明媚的休闲小城。

④ 近代欧洲人对非洲西北地中海沿岸城市中的伊斯兰教徒的泛称，他们曾入侵法国。

叭声传来——那片丘陵从中间将沿海地区与真正的普罗旺斯^①分开。

离海边一英里远的地方，松树让位给了落满灰尘的杨树，那儿有一个孤零零的铁路小站。一九二五年六月的一个早晨，一辆四轮折篷马车载着一对母女从这个铁路小站向高斯旅馆驶来。母亲虽风韵犹存，但脸上用不了多久便会出现细碎的皱纹。她的神态安详而敏锐，让人觉得舒心。不过，看她的人很快就会将目光转向她的女儿，后者有一双具有魔力的粉色小手，脸上泛着红晕，就像小孩子傍晚洗过冷水浴后那般红扑扑的，煞是可爱。她漂亮的前额缓缓地倾斜至发际线，一头秀发像波浪一样卷着，浅褐色和金色的发卷又似一面带纹章的盾牌挡在额头上。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清澈明亮，闪烁着光芒，两个脸蛋上的红晕自然天成——那是她强有力的、年轻的心脏酿成的红晕。她的体态微妙地停留在孩提时期的最后阶段——她年近十八岁，已经快成人了，但身上仍带着一股清纯劲儿。

远处海天连成一线出现在她们脚下——那是一条细细的、灼热的线。

只听母亲说道：“不知怎么，我觉得咱们不会喜欢这地方的。”

“我现在就有点想回家了。”女儿说。

母女俩闲聊着，语气轻松，但漫无边际，乏味无聊，似乎她们对任何话题都不感兴趣。她们只想寻求刺激，这倒不是因为精神疲惫需要刺激，而是带着一种得了奖状的学生理应度假，以兹激励的心情。

“咱们住三天就打道回府。我马上拍电报订购船票。”

到了旅馆，女孩用法语订了房间，她的法语不可谓不地道，但缺乏抑扬顿挫，像是在背书。她们被安排在一楼的客房，女孩走到亮堂堂的落地窗前，然后出房间走几步到了与旅馆一般长的石砌游廊上。她走起路来臀部紧绷，腰背挺直，如同一位芭蕾舞演员。游廊外阳光炽热，她的影子也变得很短，光线强得让她几乎睁不开眼，使得她连连后退。五十码开外，地中海似乎也禁不住骄阳的照射，一点点在褪色。游廊的栏杆下方，一辆褪色的别克汽车停在旅馆的

^① 位于法国东南部濒临地中海的蓝色海岸上。该地出产优质的葡萄酒。

车道上，遭受着酷热阳光的炙烤。

说实在的，这个地方只有沙滩上还有点人气。三个英国保姆坐在那儿编织着很费功夫的维多利亚式样的毛衣和毛袜，这种式样曾流行于十九世纪的四十、六十和八十年代。她们一边编织一边张家家长李家短地说着咒语般的悄悄话。紧靠海边，有十多个人在条纹遮阳伞下安营扎寨，而他们的孩子或在浅水区追逐那些不怕人的鱼儿，或赤条条地躺在沙滩上，涂满椰子油的身体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这个叫罗斯玛丽的女孩来到沙滩上，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从她身边跑过，兴奋地大叫着扑进了海水里。她感觉那些陌生人在用灼人的目光打量她，于是急忙脱下浴衣跳进了水中。她脸朝下游了几码，发现水很浅，便摇晃了几下站住了，然后迈开细细的腿，顶着水的阻力吃力地朝前蹿，腿沉甸甸的，像绑了沙袋一样。走到海水齐胸深的地方，她回头向沙滩上望了一眼，见那儿有个秃头男子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那男子戴着单片眼镜，穿一条紧身裤，挺着毛茸茸的胸脯，丑陋的肚脐朝下凹陷。那男子见罗斯玛丽在回头看，便摘下眼镜，随手往那团滑稽的胸毛中一塞，然后举起手中的瓶子给自己倒了一杯饮料。

罗斯玛丽把脸贴在水面上，四肢并用，以狗刨式朝救生筏游去。海水涌过来，轻轻地将她往水中拉，让她离开热气。海水浸湿了她的头发，淹没了她的全身。她在水里左右打转，迎着浪花一个劲儿向前游，到救生筏跟前时已累得气喘吁吁。筏子上有个女人，皮肤晒成了古铜色，牙齿雪白，低下头打量着她。罗斯玛丽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那么白，于是便回过身向岸边游去。她上岸时，那个胸毛浓密的男子拎着饮料瓶走过来搭讪。

“我说，救生筏后边那片水域里有鲨鱼呢。”弄不清他是哪国人，但他讲的英语带着一种慢吞吞的牛津腔，“昨天就有两个英军舰队的士兵在瑞昂湾被鲨鱼吃了。”

“天哪！”罗斯玛丽惊叫了一声。

“都怪军舰上丢进海水里的废弃物把它们引了过来。”

他眼睛无神，让人觉得他只是出于好心提醒一下罗斯玛丽，说

完就迈着碎步走开了，没走两步就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饮料。

二人说话间，罗斯玛丽觉得一些人在拿眼偷看她，但心里并不感到讨厌，她想找个地方坐坐。沙滩上每家都有一把遮阳伞，而遮阳伞前边的一小块沙地就是他们的领地，各家之间还相互串门，海阔天空地聊天，呈现出一种社区的气氛，外人随便闯入显然是不明智的。再往前走走，就是一片布满鹅卵石和干枯海藻的海滩了，那儿有一些人皮肤跟她一样白，他们躺在小号的便携式遮阳伞下面，而非沙滩遮阳伞，显然不像是本地人。罗斯玛丽在古铜色皮肤的人群和白皮肤人群之间找了块空地，把她的浴衣铺在沙子上。

她躺在沙滩上，起先听到的是他们的说话声，后来感到他们在她身边走动，他们的影子在阳光下晃动。一条好奇的小狗跑过来，呼出的热气吹到她脖子上，让她感到痒痒的。阳光下，她觉得皮肤有点发烫，还听见涌上沙滩的海浪退回大海时发出低沉、疲倦的哗哗声。此时，她已经能分辨出不同的说话者了，而且听出有人在讲述昨晚发生在戛纳的一桩绑架案，说绑架者劫走了一个咖啡馆侍者，声称要把他锯成两段。讲述人是个白头发的夫人，不屑地将绑架者称为“北方佬”。这位夫人穿一身晚礼服，显然是昨晚穿的，还没有脱下来，仍戴着冠状头饰，肩上还别着一朵枯萎的兰花，蔫了吧唧的。罗斯玛丽对她以及她的同伴们隐约有些反感，便转过了身去。

她的另一边，最靠近她的是一位年轻女子，躺在一把遮阳伞下，正对着沙地上一本摊开的书开列清单。那女子穿着泳衣，袒露出肩膀和背脊，皮肤红润，呈橘红色，脖子上戴一串乳白色珍珠项链，项链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一脸严肃，面容秀丽，让人怜爱。她与罗斯玛丽目光相遇，然而并没有特别注意罗斯玛丽。她身旁是个头戴轻便鸭舌帽、身穿红条紧身衣的英俊男子。再下来就是罗斯玛丽见过的那个救生筏上的女子，那女子回过头来看着罗斯玛丽。再远一些，可以看见一个瘦长脸男子，蓬松着一头金发，身穿蓝色紧身衣，没戴帽子，正神情严肃地同一位穿黑色紧身衣、显然是拉丁裔的小伙子说话，他们边说边捡拾沙滩上一小片一小片的海藻叶。罗斯玛丽觉得他们很可能是美国人，可又与她近来结识的那些美国人有所

不同。

过了一会儿，她才意识到那个戴轻便鸭舌帽的男子原来正在为这个小团体悄声静气地表演一个小节目。他煞有其事地在用耙子耙着什么，似乎在清除沙砾，一脸严肃，然而却产生了发人深省的喜剧效果。他的表演令人喷饭，每说一句话都会引来一串笑声。就连像罗斯玛丽这样身在远处的人，虽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也把目光转了过去。最后，海滩上除了那个戴珍珠项链的年轻女子，所有的人都在关注他的表演。也许是出于自制和矜持吧，众人越是那般笑闹，该女子越是专注于她的清单。

就在这时，那个戴着单片眼镜、手拎饮料瓶的男子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冷不丁对罗斯玛丽说道：“你游泳游得棒极了！”

罗斯玛丽说他过奖了。

“真的很棒。我叫坎皮恩。这里有一位夫人说她上星期在索伦托^①见过你，知道你是谁，很想同你见见面。”

罗斯玛丽压下心中的不快，回头看见那群未被晒黑的人正等着她过去，于是便不情愿地站起身朝他们走去。

“这位是艾布拉姆斯夫人。这是米基思科夫人和米基思科先生。这位是邓弗里先生。”

“我们知道你是谁，”那个身穿晚礼服的夫人说道，“你是罗斯玛丽·霍伊特。我在索伦托认出了你，还向旅馆服务生打听过你的情况。我们都认为你的表演美妙绝伦，不知你为何不回到美国去再拍一部好影片。”

那几个人言语夸张，很是夸奖了她一番。那个认出她的夫人尽管不是犹太人，却有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她称得上“老当益壮”，不受阅历的影响，能够不拘一格地同年轻人打成一片。

“我们要给你个忠告，不要刚来就暴晒。”她兴致勃勃地继续说道，“你的皮肤可是很重要的。在这沙滩上晒太阳似乎有许多讲究，不知你是否介意。”

① 意大利南部城镇。

第二章

“依我们看，你可能最有戏。”米基思科夫人说道。她是个眼神犀利但长得水灵的年轻女子，带着一种盛气凌人的姿态。“不过，谁有没有戏，我们也不甚了了。我老公最看重一个演员，认为他是个大牌演员，实际上却是个跑龙套的。”

“什么戏？”罗斯玛丽有点不解地问，“这里在拍戏吗？”

“亲爱的，我们哪里知道，”艾布拉姆斯夫人咯咯一笑说，胖胖的身子也跟着抖了抖，“我们都是外行，只会看热闹。”

邓弗里先生是个浅黄色头发、有些女气的青年，这时他在一旁说道：“艾布拉姆斯妈妈自己就是一台戏。”坎皮恩把拿在手里的眼镜冲着他点了点，说：“喂，罗亚尔，别瞎扯了。”罗斯玛丽不快地看着他们，心想要是自己的母亲在身边就好了。她不喜欢这些人，尤其是跟沙滩另一端曾叫她感兴趣的那几个人一比，就更不喜欢了。母亲和蔼可亲，善于随机应变，如果她在跟前，很快就可以使她们母女摆脱这种不尴不尬的境地。而罗斯玛丽则不然——她出名才六个月，再加上早期养成的那种法国人的处事方法和美国的民主作风交织在一起，对她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她无法摆脱眼前的困境。

米基思科先生是个已入而立之年的男子，骨瘦如柴，脸上有雀斑和红点。他觉得“有戏没戏”这个话题索然无味，一直在眺望大海，此时他飞快地扫了妻子一眼，转身面对罗斯玛丽，唐突地问道：“到这儿很久了吗？”

“刚来一天。”

“噢。”

显然，他觉得就这么突兀地转了话题有些不妥，便逐个观察了一下另外几个人的脸色。

“要待上一夏天吗？”米基思科夫人毫不在意地问，“要是你在这儿待下去，你就有戏看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维奥莉特，你就别揪住这个话题不放了！看

在上帝的分上，你能不能说点别的！”她丈夫吼道。

米基思科夫人转向艾布拉姆斯夫人，气得直喘粗气，说道：“他太激动了。”

“我没有激动，”米基思科反驳道，“实际上，我一点儿也不激动。”

他分明很恼火，气得脸色发青，这叫他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突然，他意识到了这一点，觉得有些难为情，便起身向海边走去，他的妻子紧随其后。罗斯玛丽也趁机跟了上去。

米基思科深深吸了口气，扎进浅浅的海水里，双臂僵硬地拍打着地中海的海水，显然自以为游的是自由式，等一口气用完时，他抬头回望，发现自己离海岸没有多远，不由得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我还没有学会换气。我弄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换气的。”他脸上带着探询的表情，看着罗斯玛丽说。

“我想你要学会在水下吐气，”她对他讲解道，“每划四下水，你就侧过头来换口气。”

“对我来说，换气最难学了。我们到救生筏那儿去，好吗？”

那个头发蓬松的男子四仰八叉地躺在救生筏上，而那筏子随着海浪的波动一摇一晃的。米基思科夫人游了过去，谁知这时筏身猛然一晃，重重地撞了她的胳膊一下。那个男子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将她拉了上去。

“恐怕撞着你了吧？”他说话慢声慢气，还有点害羞。他有一张罗斯玛丽所见过的最忧伤的脸，颧骨高高的，像印第安人一样，上嘴唇厚厚的，深深的眼窝里嵌着一双暗金色的大眼睛。说话时，他的声音从嘴角发出，仿佛想让他说的话以一种迂回而不冒昧的方式传到米基思科夫人的耳朵里。一眨眼，他便跃入了水中，面向岸边伸展开长长的身子一动不动。

罗斯玛丽和米基思科夫人看着他。等跳入水中的那股冲力耗尽后，他突然弓起身来，细瘦的大腿伸出水面，随后不见了人影，几乎连个水泡都没有留下。

“他游泳游得真好。”罗斯玛丽说。

米基思科夫人的评价却叫她感到意外。

只听前者说道：“是吗？他可是个蹩脚的音乐家哟。”她转向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想爬上筏子，两次都没有成功，这时好不容易才爬了上来，摆动着手臂试图保持平衡，却踉跄了几步。她对丈夫解释道：“刚才正说阿贝·诺思呢——他也许游泳游得很好，但音乐方面却很糟糕。”

“是的。”米基思科哼唧了一声表示同意。显而易见，他给妻子规定的范围很狭窄，只允许她在这范围之内享有一丁点自由。

“安太尔^①跟我很熟。”米基思科夫人挑战似的对罗斯玛丽说，“安太尔和乔伊斯^②我都熟悉。我猜想你在好莱坞没怎么听说过这些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进入美国，第一篇评论文章就是出自我丈夫的手笔。”

“真希望能抽根烟，现在这比什么都重要。”米基思科平静地说。

“乔伊斯的作品很有内涵。是不是，艾伯特？”

米基思科夫人说着，突然没了声音。只见那个戴珍珠项链的女子也来到了水里，同她的两个孩子会合。此时，阿贝·诺思从水下像一座火山岛似的冒出来，将其中一个孩子举起放在自己肩上。这孩子既害怕又高兴，大喊大叫，而戴项链的女子在一旁看着，一脸的恬静，脸上并无笑容。

“那个女的是他妻子吗？”罗斯玛丽问。

“不是。她是戴弗夫人。他们不住在这家旅馆。”米基思科夫人说话时，眼睛一直盯着那个女子的脸，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过了一会儿，她猛地转向罗斯玛丽问：“你以前到过国外吗？”

“到过，我是在巴黎上的学。”

“是吗？那你大概很清楚：要想在这儿过得开心，就得认识几个巴黎的名流。那些人会有什么名堂呢？”米基思科夫人把左肩膀朝

① 安太尔 (George Antheil, 1900—1959)，美国前卫作曲家、钢琴家、作家和发明家。

② 乔伊斯 (James Joyce, 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其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

岸上耸了耸说，“他们只会抱团取暖，在小圈子里转悠。当然，我们是有推荐信的，这才得以在巴黎结识艺术和文学界的翘楚。这样，我们就如鱼得水了。”

“想必也是。”

“你可知道，我丈夫就要写完他的第一部小说了。”

罗斯玛丽说：“噢，是吗？”她有点心不在焉，只在担心这么热的天她母亲是不是能睡得着觉。

“这部小说在叙事方法上有点像《尤利西斯》，只不过反映的不是二十四小时之内的事，而是百年沧桑，把一个古老、颓败的法国贵族家族放进大机器时代进行比较……”米基思科夫人说。

“天呀，看在上帝的分上，维奥莉特，你别逢人就说，好不好？”米基思科提出了抗议，“我可不想还没等书出版就闹得满城风雨。”

罗斯玛丽游回岸边，把浴巾披到发酸的肩膀上，再次躺下来晒太阳。那个戴轻便鸭舌帽的男子手里拿着一瓶酒和几只玻璃杯，从这把遮阳伞走到那把遮阳伞。不一会儿，他和他的朋友们玩得更热闹、凑得更近了，最后索性把所有的伞聚在一起，大家都钻到了伞下。罗斯玛丽猜想他们可能在为某人送行，来到沙滩上聚会畅饮。就连孩子们也知道沙滩上的欢声笑语来自那片伞下，于是转身朝那边张望。在罗斯玛丽看来，唱主角的是那个戴轻便鸭舌帽的男子。

中午时分，大海和天空热气蒸腾，甚至五英里之外白带子般的戛纳市的轮廓也渐渐模糊起来，恍如一个清新、凉爽的幻景。一条类似知更鸟形状的帆船从远处灰暗的海面上驶来，停靠在了这片沙滩近旁的岸边。长长的海岸线上好像到处都死气沉沉的，唯独花花绿绿的遮阳伞下的阴影里才有一点叽叽咕咕的人语声。

坎皮恩朝罗斯玛丽走来，在几步远的地方站住脚。罗斯玛丽正闭眼装睡，这时她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蒙蒙眈眈地看见面前有两根模糊不清的柱子，其实是坎皮恩的腿。炙热的天空有一块云彩把影子投在了沙滩上，坎皮恩想躲进云影里，可是那块云彩却飘走了。看着看着，罗斯玛丽真的睡着了。

她醒来时全身大汗淋漓，发现海滩上已空空荡荡，只有那个戴

轻便鸭舌帽的男子在收最后一把遮阳伞。罗斯玛丽睡眼惺忪地躺着，那人走过来说：“我打算走之前来叫醒你。一下子晒得太过头没有好处。”

“谢谢。”罗斯玛丽说完，低头看见自己的腿已晒成了深红色，不由得叫出了声：“天哪！”

她快活地大笑起来，原想邀他一块聊聊，可这位叫迪克·戴弗的男子已经扛着一顶帐篷和一把海滩遮阳伞转身离去，走向一辆停在远处的汽车。于是，她跳进水里要把身上的汗洗掉。谁知迪克·戴弗又拐了回来，将耙子、铲子和筛子收到一起，塞到一块岩石的裂缝里，然后朝沙滩四下巡视一番，看是否遗漏了什么东西。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罗斯玛丽问。

“大概一点半了。”

二人面对大海，眺望了一会儿海景。

“现在看海，风景还是不错的。反正此时观海，时间不能算是非常差的。”迪克·戴弗说。

说话时，他眼睛盯着罗斯玛丽。一时间，罗斯玛丽宛如充满渴望且满怀信心地生活在那双蓝晶晶的眼睛所承载的世界里。后来，他扛起最后一包杂物向汽车那儿去了，罗斯玛丽也上了岸，抓起浴衣抖了抖，朝着旅馆走去。

第三章

母女俩走进餐厅时，差不多已下午两点了。一束束光线和阴影构成繁复的图案，投射在空无一人的餐桌上，并跟随外面的松树一起摇曳。两个侍者一边收拾餐具，一边用意大利语大声交谈。她们一进来，那两人便住了口，随即给她们端来一份旅馆常规的午间套餐。

“我在沙滩坠入情网了。”罗斯玛丽说。

“爱上谁了？”

“先爱上的是一大群看上去挺不错的人，后来爱上了一个男子。”